

中華大典



ISBN 978-7-80729-280-7



9 787807 292807 >

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十五”規劃基金項目

中華大典·文學典

文學理論分典

編纂：《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出版：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一六五號 郵政編碼 二二〇〇〇九）

排版：江蘇新華印刷廠

（南京市張王廟八八號 郵政編碼 二二〇〇三七）

印刷：江蘇淮陰新華印刷廠

（淮安市淮海北路四四號 郵政編碼 二三三〇〇一）

發行：江蘇省新華書店

（南京市百子亭三四號 郵政編碼 二二〇〇〇九）

開本：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十六開

印張：一二二 字數：五〇〇〇千字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第一版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一——二二〇〇

定價（全二冊）：一四六〇圓

《中華大典·文學典·文學理論分典》

主要編纂人員

郭醒	卞東波	王奎光	涂波	劉重喜	汪群紅	張暉
曹虹	張鵬	童嶺	徐毅	高平	陳昌強	蔡德龍
田瑞文	苗民	張志强	王斌	沈麗	趙會平	章舒
許莉	章子英	周青	禹玲	潘務正	祁國宏	楊許波
金生奎	李新宇	于兵	傅建忠	劉小兵	黃卓穎	王思豪
王海波	王婷	肖瀟雨	黃正國	蔡少青	金胤秋	戎麗娟
孫瑩瑩	黃躍躍					

《中華大典》辦公室

主任：于永湛

副主任：伍杰

姜學中

工作人員：趙含坤

崔望雲

宋陽

王雪飛

王霞

裝幀設計：章耀達

江蘇省《中華大典·文學典》

工作小組

組長：吳小平

張佩清

組員：朱寶玉

余江濤

姜小青

欽雪珍

左玉梅

吳迪

《中華大典·文學典》

編輯部負責人：

高紀言

工作人員：黃希堅

饒欽珩

《文學理論分典》

特邀責任編輯：卞孝萱

責任校對：王行

楊惠義

Z227/9
:1(2)
2008

詩論部

主
編：
張伯偉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Volume 100, Part 1, 2000

Edited by

Professor Sir Ian H. Stewart

and

Professor Sir John L. H. Stewart

with

Professor Sir John L. H. Stewart

and

Professor Sir John L. H. Stewart

and

Professor Sir John L. H. Stewart

and

Professor Sir John L. H. Stewart

and

Professor Sir John L. H. Stewart

and

Professor Sir John L. H. Stewart

and

Professor Sir John L. H. Stewart

and

Professor Sir John L. H. Stewart

and

Professor Sir John L. H. Stewart

and

Professor Sir John L. H. Stewart

and

Professor Sir John L. H. Stewart

and

Professor Sir John L. H. Stewart

and

Professor Sir John L. H. Stewart

and

Professor Sir John L. H. Stewart

and

Professor Sir John L. H. Stewart

and

Professor Sir John L. H. Stewart

and

Professor Sir John L. H. Stewart

and

Professor Sir John L. H. Stewart

and

Professor Sir John L. H. Stewart

and

Professor Sir John L. H. Stewart

and

Professor Sir John L. H. Stewart

and

Professor Sir John L. H. Stewart

and

Professor Sir John L. H. Stewart

and

Professor Sir John L. H. Stewart

and

Professor Sir John L. H. Stewart

目次

風類	技	結	韻	命	總	法	本
格別	巧	構	律	意	說	則	原
.....							
.....							
.....							
.....							
.....							
.....							
七三七	五八九	四五一	四一八	三二五	三〇一	一四〇	一四〇
							五

本原

《尚書·堯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國語·魯語下》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言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

《孟子·離婁下》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周禮·春官·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

《禮記·孔子閒居》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毛詩序》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七略》詩以言情。情者，性之符也。

《詩緯·含神霧》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

又詩者，持也，以手維持，則承負之義，謂以手承下而抱負之。

又在於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諷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

又頌者，王道太平，功成論定而作也。

《樂緯·動聲儀》以雅治人，風成於頌。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春秋緯·演孔圖》詩含五際六情，絕於中。

《春秋說題辭》詩者，天文之精，星辰之度，人心之操也。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恬澹爲心，思慮爲志，故詩之爲言志也。

王延壽《靈光殿賦序》詩人之興，感物而作，故奚斯頌傳，歌其路寢，而功績存乎辭，德音昭乎聲。物以賦顯，事以頌宣，匪賦匪頌，將何

詩論部·本原

述焉。

鄭玄《詩譜序》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子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爲法者彰顯，爲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饑，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大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照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

又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擯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爲動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福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

又夷、厲以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篇卷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劉勰《文心雕龍·明詩》大舜云：「詩言志，歌永言。」聖謨所析，義已明矣。是以「在文爲志，發言爲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爲訓，有符焉爾。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蕭統《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吾少好斯文，迄茲無倦。譚經之暇，斷務之餘，陟龍樓而靜拱，掩鶴關而高卧。與其飽食終日，寧遊思於文林？或曰因春陽，其物韶麗，樹花發，鶯鳴和，春泉生，喧風至；陶嘉樹而熙游，籍芳草而眺矚。或朱炎受謝，自藏紀時，玉露夕流，金風多扇，悟

秋山之心，登高而遠託。或夏條可結，倦於邑而屬詞；冬雪千里，親紛霏而興詠。密親離則手爲心使，昆弟宴則墨以觀露。又愛賢之情，與時而篤，冀同市駿，庶匪畏龍。不如子晉，而事似洛濱之遊；多愧子桓，而興同漳川之賞。漾舟玄圃，必集應、阮之儔；徐輪博望，亦招龍淵之侶。校覈仁義，源本山川，旨酒盈罍，嘉肴益俎。曜靈既隱，繼之以朗月，高春既夕，申之以清夜。並命連篇，在茲彌博。

蕭子顯《自序》 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期，月明秋夜，早雁初驚，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

蕭綱《答張續謝示集書》 至如春庭落景，轉蕙承風，秋雨旦晴，檐梧初下，浮雲生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車渠屢酌，鸚鵡驟傾。伊昔三邊，久留四戰，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塢笛，遙聽塞笳，或鄉思悽然，或雄心憤薄。是以沉吟短翰，補綴庸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

鍾嶸《詩品序》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咏。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略】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揚娥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聘其情。故曰：「《詩》可以群，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

王通《文中子·關朗篇》 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

孔穎達《毛詩正義序》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爲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者之所以暢懷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爲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喜怒哀之端，匪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噓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迹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謠之理切。

樓穎《國秀集序》 昔陸平原之論文曰：「詩緣情而綺靡。」是彩色相宣、烟霞交映、風流婉麗之謂也。仲尼定禮樂，正雅頌，採古詩三千餘什，得三百五篇，皆舞而蹈之，弦而歌之，亦取其順澤者也。

高仲武《中興間氣集序》 詩人之作，本諸於心，心有所感而形於言，言合典謨則列於風雅。暨乎梁昭明，載述已往，撰集者數家，推其風流，正聲最備。其餘著錄，或未至焉。何者？《英華》失於浮游，《玉臺》陷於淫靡，《珠英》但紀朝士，《丹陽》止錄吳人。此繇曲學專門，何暇兼包衆善，使夫大雅君子，所以對卷而長嘆也！

又唐興一百七十載，屬方隅叛渙，戎事紛綸，業文之人，述作中廢。粵若肅宗先帝，以殷憂啓聖，反正中原。伏惟皇帝以出震繼明，保安區宇，國風、雅、頌，蔚然復興，所謂文明御時，上以化下者也。仲武不揆菲陋，輒罄謏聞，博訪詞林，採察謠俗，起自至德元首，終於大曆暮年，述者數千，選者二十六人，詩總一百三十二首，分爲兩卷，七言附之，略叙品彙人倫，命曰《中興間氣集》。且夫微言雖絕，大制猶存，詳其臧否，當可擬議。古之作者，因事造端，敷弘體要，立義以全其制，因文以寄其心，著王政之興衰，表國風之善否，豈其苟悅權右，取媚薄俗哉！今之所收，殆革前弊，但使體狀風雅，理致清新，觀者易心，聽者竦耳。則朝野通取，格律兼收，自郢以下，非所敢隸焉。凡百君子，幸詳至公。

釋皎然《詩式序》 夫詩者，衆妙之華實，《六經》之菁英。雖非聖功，妙均於聖。彼天地日月，玄化之淵奧，鬼神之微冥，精思一搜，萬象不能藏其巧。其作用也，放意須險，定句須難，雖取由我衷，而得若神表。至如天真挺拔之句，與造化爭衡，可以意冥，難以言狀，非作者不能知也。

《司空表聖文集》卷八《詩賦》 知非詩詩，未爲奇奇，研昏練爽，夏晚淒肌。神而不知，知而難狀，揮之八垓，卷之萬象。河渾沈清，放恣縱橫，濤怒靈蹴，掀輓倒鯨。鐵空擢壁，崢嶸擲戟，鼓煦呵春，霞溶露滴。鄰女自嬌，補袖而舞，色絲屢空，續以麻紉。風革丁丁，歛之則穴；蟻聚汲汲，積而成垤。上有日星，下有風雅，歷該自是，非吾心也。

徐鉉《蕭庶子詩序》 人之所以靈者，情也；情之所以通者，言也。其或情之深，思之遠，鬱積乎中，不可以言盡者，則發爲詩。詩之貴於時久矣。雖復觀風之政闕，適人之職廢，文質異體，正變殊途，然而精誠中感，靡由

於外獎，英華挺發，必自於天成。以此觀其人，察其俗，思過半矣。比夫澤宮選士，入國知教，其最親切者也，是以君子尚之。

又《文獻太子詩集序》 鼓天下之動者在乎風，通天下之情者存乎言，形於風可以言者，其惟詩乎！粵若書契肇生，雅頌乃作，達朝廷邦國之際，其用不窮；更治亂興替之時，其流不竭。六義浸遠，百代可知。若夫王公大人，居尊履正，其行道也無迹，其成務也不幸，所以可則可象，有功有親。非夫詠言，何以觀德。周文陳王業之什，召穆糾宗族之篇，聖人輯之，皇猷備矣。子桓振建安之藻，昭明總著作之英，體有古今，理無用舍。夫機神肇於天性，感發由於自然。被之管絃，故音韻不可不和；形於蹈厲，故章句不可不節。取譬小而其指大，故禽魚草木無所遺；連類近而及物遠，故容貌俯仰無所隱。怨惻可戒，贊美不誣，斯實仁者之愛人，智士之博物。王室光啓，人文化成，上去刪詩，綿二千祀，其用益廣，其制益精，絕其流冗，結以周密。王言帝典，炳蔚於縑緇；詞人才子，充溢於圖牒。若乃簡練調暢，則高視前古，神氣淳薄，則存乎其人。亦何必於苦調為高奇，以背俗為雅正者也。

又《成氏詩集序》 若夫嘉言麗句，音韻天成，非徒積學所能，蓋有神助者也。

又《鄧生詩序》 古人云：詩者，志之所之也。故君子有志於道，無位於時，不得伸於事業，乃發而為詩詠。

張詠《乖崖集》卷八《許昌詩集序》 文章之興，惟深於詩者，古所難哉！以其不治行事之跡，酌行事之得失，疏通物理，宣導下情，直而婉，微而顯，一聯一句，感悟人心，使仁者勸而不仁者懼，彰是救過，抑又何多，可謂擅造化之心目，發典籍之英華者也。

趙湘《南陽集》卷四《王象支使甬上詩集序》 詩者，文之精氣，古聖人持之攝天下邪心，非細故也。由是天惜其氣，不與常人，雖在聖門中，猶有偏者，故文人未必皆詩。游、夏，文學人也，仲尼以為始可與言者，與夏而不與游；游不預焉，則於文而偏者不疑矣。然則用是為冷風，以除天下煩鬱之毒，功德不息，故其名遠而且大也。

范仲淹《范文正公別集》卷四《賦林衡鑑序》 人之心也，發而為聲，聲之出也，形而為言。聲成文而音宣，言成文而詩作。

胡宿《文恭集》卷一《讀僧長吉詩》 生民類能言，茲文特淵邈。精韞在希微，幽通資寫託。狀物無遁形，抒情有至樂。自非妙解機，誰抽神奧籥？

宋祁《宋景文集》卷四八《西州狼籍系題》 詩者探所感於中而出之外者也。所以怡性情，娛僚賓。

又《宋景文集拾遺》卷一五《淮海叢編集序》 詩為天地經，予常意藏混茫中，若有區所，人之才者能往取之，取多者名無窮，少者自高一世，顧力至不至爾。然造物者吝之，其取之無限，則輒窮蹙其命而憐所為。予略記其近者：王摩詰顯於盜，愁苦僅脫死；杜子美客巴蜀，入沅湘，饑不自存；李太白蹈於貶，白樂天偃蹇不得志，五十餘分司，元微之為衆排迫，終身恨望；劉夢得流瑣，抵老弗見容，是皆文章信驗也。惟山林方外之人，亟索亟用，天下能扼其數以無求於世道彷彿者耶？

余靖《武溪集》卷三《孫工部詩集序》 詩之源其遠矣哉！唐虞之際，君臣相得，明良廣載，書於帝典。及周之興也，姜嫄、后稷配天之基，公劉、亶父艱難之業，任姒思齊之化，文武太平之功，莫不發為聲詩，薦於郊廟，被于弦歌，協於鍾石者矣。周召沒而王跡衰，幽厲作而風雅變，然亦褒善刺過，與政相通，蓋所以接神明、察風俗、道和暢、洩憤怒，不獨諷咏而已。迨夫五言之興，時更漢魏，而作者衆矣。大抵哀樂之所感，情性之所發，雖丹素相攻，華實異好，其有樂高古，縱步驟，局聲病，拘偶儷，為體不同，同歸比興，前哲論之詳矣。【略】世謂詩人必經窮愁，乃能扶造化之幽蘊，寫悽幸之景象。蓋以其孤憤鬱結，觸懷成感，其言必精，於理必詣也。

《歐陽文忠公集》卷四二《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

又卷七三《書梅聖俞稿後》 古者登歌清廟，太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為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

李觀《盱江集》卷二五《叙陳公愛字》 辭人之作，或因於物，或發乎情，雖不有用，幸愈乎博奕也，而俗儒必非之。《五子之歌》，韻矣，《繫辭》首

章，對矣。使今世爲之，將以聲律坐矣。

龔鼎臣《東原錄》 四六文字雖變古體，其有至當者，亦不減於古。如梁李嶽論詩《答徐巡官》，其略曰：詩者，或逸樂而興，或悲哀而作，內經夫婦，外正君臣。雖孤憤必申，雖興言必達，懲惡勸善之理，於是乎明；感新懷舊之情，於是乎見，乃知作者豈徒然哉！

邵雍《伊川擊壤集》卷九《謝富相公見示新詩一軸》 文章天下稱公器，詩在文章更不疏。到性始知真氣味，入神方見妙功夫。閑將歲月觀消長，靜把乾坤照有無。辭比離騷更溫潤，離騷其奈少寬舒。

又卷一《論詩吟》 何故謂之詩，詩者言其志。既用言成章，遂道心中事。不止鍊其辭，抑亦鍊其意。鍊辭得奇句，鍊意得餘味。

又卷一六《詩畫吟》 畫筆善狀物，長於運丹青。丹青入巧思，萬物無遁形。詩畫善狀物，長於運丹誠。丹誠入秀句，萬物無遁情。詩者人之志，言者心之聲。志因言以發，聲因律而成。多識于鳥獸，豈止毛與翎？多識於草木，豈止枝與莖。不有風雅頌，何由知功名？不有賦比興，何由知廢興？觀朝廷盛事，壯社稷威靈。有湯武締構，無幽厲歆傾。知得之艱難，肯失之驕矜。去巨蠹奸邪，進不世賢能。擇陰陽粹美，索天地精英。籍江山清潤，揭日月光榮。收之爲民極，著之爲國經。播之于金石，奏之于大庭。感之以人心，告之以神明。人神之胥悅，此所謂和羹。既有虞舜歌，豈無皋陶賡？既有仲尼刪，豈無季札聽？必欲樂天下，捨詩安足憑？得吾之緒餘，自可致昇平。

又卷一八《談詩吟》 詩者人之志，非詩志莫傳。人和心盡見，天與意相連。論物生新句，評文起雅言。興來如宿構，未始用雕鐫。

又《伊川擊壤集序》 子夏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聲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懷其時則謂之志，感其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揚其情則謂之聲，言成章則謂之詩，聲成文則謂之音。然後聞其詩，聽其音，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謂身也，時也。謂身則一身之休感也，謂時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感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一時之否泰則在夫興廢治亂者焉。是以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垂訓之道，善惡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詩人窮感則職於怨，整榮達則專於淫

佚，身之休感發於喜怒，時之否泰出於愛惡，殊不以天下大義而爲言者，故其詩大率溺於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於水。古者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覆載在水也，不在人也。載則爲利，覆則爲害，是利害在人也，不在水也。不知覆載能使人有利害邪？利害能使水有覆載耶？二者之間必有處焉，就如人能蹈水非水能蹈人也。然而有稱善蹈者，未始不爲水之所害也。若外利而蹈水，則水之情亦由人之情也。若內利而蹈水，則敗壞之患立至於前，又何必分乎人焉？水焉？其傷性害命一也。性者，道之形體也。性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之郭郭也。心傷則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是知以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然猶未離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則雖欲相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之矣。予自壯歲業于儒術，謂人世之樂，何嘗有萬之一二，而謂名教之樂，固有萬萬焉。況觀物之樂，復有萬萬者焉。雖死生榮辱，轉戰於前，曾未入於胸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一過乎眼也？誠爲能以物觀物，而兩不相傷者焉？蓋其間情景都忘去，爾所未忘者，獨有詩在焉。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謂其所作，異乎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沿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鐘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閑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雖曰吟詠性情，曾何累于性情哉。鐘鼓，樂也；玉帛，禮也。與其嗜鐘鼓、玉帛，則斯言也不能無陋矣。必欲廢鐘鼓、玉帛，則其如禮樂何，人謂風雅之道行於古，而不行於今，殆非通論，率於一身而爲言者也。吁，獨不念天下爲善者少，而害善者多；造危者衆，而持危者寡。志士在畎畝則以畎畝言，故其詩名之曰《伊川擊壤集》。

陳襄《古靈集》卷一八《同年會講詩序》 詩之言志也，持也。志之所至，言以持之。詩者，君子之所以持其志也。善作詩者，以先務求其志，持其志以養其氣，志至焉，氣次焉，氣志俱至焉，而後五性誠固而不反，外物至無動於其心。雖時有感觸、憂悲、愉懽、舞蹈、詠歎之來，必處乎五者之間，無所不得正，夫然後可以求爲詩也。

司馬光《傳家集》卷六九《馮亞詩集序》 文章之精者，盡在於詩。觀人文

徒觀其詩，斯知其才之遠近矣。

劉放《中山詩話》詩以意為主，文詞次之，或意深義高，雖文詞平易，自是奇作。世效古人平易句，而不得其意義，翻成鄙野可笑。

呂陶《淨德集》卷一八《學論下》詩者，出於性情，因人之善惡而形之言也。日月星辰，風雨雲雷霜露，山川草木，鳥獸蟲魚，衣服器用，或目之所觸，或意之所寓，苟可籍之以爲言而諭人者，莫不備有。方其爲言也，何暇考合於名數制度而後言哉！

沈括《長興集》卷一一《江州攬秀亭記》古之人欲盡其所言者，必有詩以繫之。詩生於言之不足，事有不能以言宣而見於聲辭約眇曲折之際者，蓋有待於詩也。

黃裳《演山集》卷二一《樂府詩集序》後人多嗜爲詩。觀其感寓，無復古人之風趣，雖使大師拾其遺者，播之金石，被之絲竹，薦之宗廟，奏之閨門族黨，其能使聽之者或和而恭，或和而順，或和而親，猶古之樂乎？吾不知也。詩之所自，根於心，本於情，性有所感，志有所適，然後著於色，形於聲，乃至舞蹈而後已。烏有人僞與其間哉！聖人以思無邪，斷《詩》三百篇。所謂「無邪」者，謂其思誠耳。詩由思誠而作，則聲音舞蹈之間，特誠之所寓焉。故其用大，明足以動天地，幽足以感鬼神，上足以事君，內足以事父。雖衰世，其澤猶在野，賤婦，羈臣，賤妾，類能道其志，其情有節，其言有序，豈苟以爲文哉！

又《諸家詩集序》造化之辭，有感而後作，其猶萬籟之鳴風，百蟲之鳴時歟！今天衆寡不同，適遇噫氣而有感，則有激者，誦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其聲之作未嘗同也。唱聲後先，和聲小大，各稱其所受，適其所感，邂逅比竹之聲，按乎有生之類，上合乎太虛，始有天籟。苟鑿私智而爲之，非由天理而鳴，亦烏能會歸於大塊耶？今天夫百蟲之鳴，有以注鳴者，有以股鳴者，有以旁鳴者，有以胸鳴者，有以翼鳴者，有以股鳴者，聲之自未嘗同也。然而高下抑揚，皆能自有節奏，發孤館之幽，破長林之靜，而與時態物色，共爲道途行客之悲傷，閨門妾婦之怨望，隴畝耕夫之勤勞，騷人之幽致，隱士之清苦。及其時過理盡，譬猶萬籟之竅厲風而爲虛，是豈苟作乎哉？嗚呼！百蟲之聲，萬籟之鳴，諸家之吟詠，皆本乎一氣之所作。然而萬籟，物之無情者也；百蟲，物之無知者也。猶爲天籟之所待，人情之

所感，而況諸家之詩乎？其用豈勝言哉！若夫六義之作，苟鑿私智而爲之，則恐號數鳴蟲之不若也，豈季文之所取邪！

又《章安詩集序》昔覽古今詩集至數十家，各言其志，與其才思風韻不同，故其體甚衆。高下長短，不可一概而論也。章句之作，有自優游平易中來，天理自感，若無意於爲詩者，此體最高，誰輒可許。如相貴人，久而益愛之，清奇怪秀，無所不有。又如大塊噫氣以發衆竅，俄會於太虛，然後有天籟，未常容力焉。是豈一律之所能制，有心者之所能爲者邪？有道者之詩也。其餘或出於清苦，或見於平淡，或莊而麗，或細而巧，或健而豪放，或俊而飄逸，其間或能明白，或熟言盡而意有餘，偶有古今人未嘗道者，蓋於羣體中又其次也。雖然，論其文辭而已。若夫趣向之高下，學問之精粗，器識之賢否，求其志節之以禮義，莫能逃我，豈特見於區區章句之末哉。

又卷三五《書子虛詩集後》或言陶潛之詩，古淡有味，必能不爲諸家之體，然後可及，非至論也。人固有識高而才短者，其勢易爲古淡；才高而識短者，其勢易爲豪華。夫能用其所長，處其所易，已足以爲智者。有才識兼至，而學爲古今體者，趣古淡則爲陶潛，趣飄逸則爲李白、杜牧，何可以爲常哉。夫詩之爲道，要在吟詠情性，發於自然，乃得至樂。有意於是體，率合而後爲之，不亦有傷於性乎？非詩之至也。余觀子虛之詩，往往走筆立就，華淡無常，將名其體，終疑而置之。斯亦善鳴其情性者歟！

黃庭堅《山谷集》卷二五《書王知載胸山雜詠後》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於廷，怨忿詬於道，怒鄰罵坐之爲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牀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胸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爲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爲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故世相後或千歲，地相去或萬里，誦其詩而想見其所居所養，如旦暮與之期，鄰里與之游也。

游酢《游廬山集》卷一《論語雜解》「興於詩」言學詩者可以感發於善心也。如觀《天保》之詩，則君臣之義修矣；觀《常棣》之詩，則兄弟之愛篤矣；觀《伐木》之詩，則朋友之交親矣；觀《關雎》、《鵲巢》之風，則夫婦之經正矣。昔王褒有至性，而弟子至於廢講《蓼莪》，則詩之興發善心，於此可見矣。而以考其言之文爲興於詩，則所求於詩者外矣，非所謂可以興也。然則不學

詩，無以言「何也」？蓋詩之情出於溫柔敦厚，而其言如之。言者，心聲也。不得其心，斯不得於言矣。仲尼之教伯魚，固將使之興於詩而得詩人之志也。得其心，斯得其所言，而出言有章矣。豈徒考其文而已哉！詩之爲言，發乎情也。其持心也厚，其望人也輕，其辭婉，其氣平，所謂入人也深；其要歸必止乎禮義，有君臣之義焉，有父子之倫焉，和樂而不淫，怨誹而不亂，所謂發言爲詩，故可以化天下而師後世。學者苟得其用心，何患其不能言哉！

賀鑄《慶湖遺老詩集》卷九《題詩卷後》 詩豈窮人窮者工，斯言聞諸六一翁。端慚少作老更拙，不廢汝詩吾固窮。

佚名《唐宋分門名賢詩話》卷一 歐陽文忠公嘗謂：「詩，源乎心者也，其貧富愁樂，皆系乎其情焉。江南李氏據富有時，宮中詩曰：『簾日已高三丈透，金爐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佳人舞點金釵溜，酒惡時將花蕊嗅，別殿微聞簫鼓奏。』與夫「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之詩異矣。

張表臣《珊瑚鉤詩話》卷三 夫詩非能窮人，待窮者而後工耳，此歐陽文忠公之語也。以不肖觀之，猶爲未當。《詩》三百六篇，其精深醇粹，博大宏遠者，莫如《雅》《頌》。然《鵲鳴》之詩，周公所作也；《河酌》之詩，召公所作也。《詩》云：「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其詩孔碩，其風肆好。」顧不美乎？數君子者，顧不達而在上，功名富貴人乎？何詩能窮人？又何必待窮者而後工邪？漢唐以來，不暇多舉。近時歐陽公、王荊公、蘇東坡號能詩，三人者，亦不貧賤，又豈碌碌者所可追及？然則謂詩能窮人者，固非矣，謂待窮者而後工，亦未是也。夫窮通者，時也。達則行於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政不在能詩與不能詩也。

王構《修辭鑒衡》卷一引《古今總類詩話》 詩者，始於舜皋之賡歌。三代列國，風雅繼作，今之《三百五篇》是也。其句法，自三字至八字，皆起於此。三字句，若「鼓咽咽」、「醉言歸」之類；四字句，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之類；五字句，若「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七字句，若「交交黃鳥止於棘」之類；八字句，若「十月之交」曰「我不敢傲我友自逸」之類。漢魏以降，述作相望。梁陳以來，格致浸多。自唐迄于國朝，而體制大備矣。

葉夢得《玉澗雜書》 詩本觸物寓興，吟咏情性，但能輸寫胸次所欲言，無有不佳。世多役於組織雕鏤，故語言雖工，而淡然無味，與人意了不相關。

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 建安陶、阮以前詩，專以言志。潘、陸以後詩，專以詠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言志乃詩人之本意，詠物特詩人之餘事。古詩、蘇、李、曹、劉、陶、阮本不期於詠物，而詠物之工，卓然天成，不可復及。其情真，其味長，其氣勝，視《三百篇》幾於無愧，凡以得詩人之本意也。潘、陸以後，專意詠物，雕鐫刻鏤之工日以增，而詩人之本旨掃地盡矣。謝康樂「池塘生春草」，顏延之「明月照積雪」，謝玄暉「澄江靜如練」，江文通「日暮碧雲合」，王籍「鳥鳴山更幽」，謝真「風定花猶落」，柳惲「亭皋木葉下」，何遜「夜雨滴空階」，就其一篇之中，稍免雕鐫，粗足意味，便稱佳句，然比之陶、阮以前，蘇、李、古詩、曹、劉之作，九牛一毛也。大抵句中若無意味，譬之山無煙雲，春無草樹，豈復可觀。阮嗣宗詩，專以意勝；陶淵明詩，專以味勝；曹子建詩，專以韻勝；杜子美詩，專以氣勝。然意可學也，味亦可學也，若夫韻有高下，氣有強弱，則不可強矣。此韓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詩，後世所以莫能及也。世徒見子美詩多粗俗，不知粗俗語在詩句中最難，非粗俗，乃高古之極也。自曹、劉死至今一千年，惟子美一人能之。中間鮑照雖有此作，然僅稱俊快，未至高古。元、白、張籍、王建樂府，專以道得人心事爲工，然其詞淺近，其氣卑弱。至於盧仝，遂有「不啣溜鈍漢」、「七碗吃不得」之句，乃信口亂道，不足言詩也。近世蘇、黃亦喜用俗語，然時用之亦頗安排勉強，不能如子美胸襟流出也。子美之詩，顏魯公之書，雄姿傑出，千古獨步，可仰而不可及耳。

又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世儒解釋終不了。余嘗觀古今詩人，然後知斯言良有以也。《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其正少，其邪多。孔子刪詩，取其思無邪者而已。自建安七子、六朝、有唐及近世諸人，思無邪者，惟陶淵明、杜子美耳，餘皆不免落邪思也。六朝顏、鮑、徐、庾，唐李義山，國朝黃魯直，乃邪思之尤者，魯直雖不多說婦人，然其韻度矜持，冶容太甚，讀之足以蕩人心魄，此正所謂邪思也。魯直專學子美，然子美詩讀之，使人凜然興起，肅然生敬，《詩序》所謂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者也，豈可與魯直詩同年而語耶？

施德操《北窗炙轍錄》卷下 傳曰：「興於詩。」興者，感發人善意之謂也。《六經》皆義理，何爲詩獨能感發人善意？而今之讀詩者，能感發人善意乎？

蓋古之所謂詩，非今之所謂詩。古之所謂詩者，詩之神也；今之所謂詩者，詩之形也。何者？詩者聲音之道也。古者有詩必有聲，詩譬若今之樂府，然未有其詩而無其聲者也。

鄭樵《六經奧論》卷三《詩經·國風辨》詩者，聲詩也，出於情性。古者《三百篇》之詩皆可歌，歌則各從其國之聲。

葛勝仲《丹陽集》卷八《陳去非詩集序》世言詩能窮人，唐李太白號謫仙，然以樂府忤妃子，卒阨窮不振；劉夢得坐「種桃」句，黜刺連州；白樂天坐新井篇，黜佐湓浦；孟浩然、賈蘭仙輩俱有能詩聲，然以詩忤明皇、宣宗，終坎壈州縣。故言詩能窮人者，取是為左驗。予謂詩非惟不能窮人，且能達人。今夫窮閭挾策之士，生右文世，病碌碌無以自表見爾。使其能以詞藝達細微之視，而被華袞之褒，則塗轍之升，一歲九遷不為銳。孰謂詩人例當窮哉？

薛季宣《浪語集》卷二七《書詩性情說後》

走述《詩》反古說，州人項嶺用中不吾與，曰：「子，今人也，為古《詩》傳，安知古之不如今也？」而以反古為說，不亦虛乎？「走初不入其語，久而思之曰：用中之言，正中吾過。夫人者，中和之萃，性情之所鍾也。遂古方來，其道一而已矣。修其性，見其情，振古如斯，何反古之云說？項規吾過，不亦宜乎！更以性情名篇，而書其後曰：情生乎性，性本乎天，凡人之情，樂得其欲，六情之發，是皆原於子天性者也。先王有禮樂仁義養之於內，慶賞刑威督之於外，君子各得其性，小人各得其情，於是時也，君臣訏謨廟堂，尊德樂道，其民養老慈幼，含哺鼓腹，《雅》、《頌》之作，不過寫心戒勸，告厥成功而已。後王滅德，而後怨慕興焉，於《書》虞之敕天元首，夏之《五子之歌》；於《詩》《邶》、《頌》、《雅》、《南》，皆是物也。言之不足，至于形容歌咏，有不可以單淺求者，此《二南》之詩，為先王之高旨，上失其道，監謗既設，道路以目，雅風世變，觸物見志，往往託之鳥獸草木蟲魚，是非盛世之風，有為為之也。其發乎情止乎禮義，吟咏以諷，怨慕之道存焉。仲尼參諸《風》、《雅》之間，以情性存焉爾。危行言孫，將以順適其性而用之，利導五諫，以諷為上，茲其理也。周士賦詩見意，騷人遠取諸物。漢之樂府，託閨情以語君臣之際，流風餘俗，猶有存者。諸詩家之說變風變雅，一諸雅正。先王之風，意怨謗為性情，指斥言為禮義，近求諸內，自有不能堪其事者，遠又不能參諸楚騷樂府

之意，其何性情之得，而又奚以上通古人之志？用情正性，古猶今也，然則反古之說，未若性情之近也。曰性情說，古人其舍諸。

唐仲友《悅齋文鈔》卷八《詩論》

詩發乎民情而關乎風俗，風俗衰則詩亡；詩不作而王者之俗或幾乎熄矣。先王知詩與風俗之相須也，正心乎奧窔之間，端本乎朝廷之上，去奢崇儉而民趨於醇厚，尊賢遠佞而民公其是非，立師尹以引之表儀，興賢能而使之長治。四海之內，萬國之衆，漸摩乎仁義，習熟乎禮樂。道德一，風俗同，發言為詩以歌詠，上之德澤，粹然一出於正。乃以孟春之月，適人振木鐸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王者，巡狩之國亦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乃取其合於法度者，播之管絃，被之金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出於民情者，還以感之，動盪血脈流通精神，歡欣交暢，上下和協。經夫婦是在是，厚人倫是在是，成孝敬是在是，此教化所以益成，風俗所以益美也。王道既衰，禮義廢，政教失，國自為政，家自為俗，風雅始變矣。然其民猶有先王之澤，凡可怨、可刺、可喜、可愕，無聊不平，有動於中，發於歌詠者，尙或止乎禮義，而采詩之職，亦未盡廢。故吾夫子猶能得古詩三千篇，刪而為三百五篇，風化之在人，若此其久也。自周衰不振，而詩遂亡，涉秦，其風俗大壞。由漢以來，凡躬化之本既非出於至誠，而範民之具一切因於苟簡，雖號為還淳反樸之際，猶且法出姦生，令下詐起。其是非，毀譽既不出於至公，則形於歌頌益不可取信。是故謠言單詞，轉易守長，反以累中興之美；曲鉤封侯，非衣小兒之歌，皆有中傷善良之意。民詩之不足采乃至於此。而士之為詩者，又更務詞句而忘義理，耽景物而失諷諭，喜過譽而昧規諫。月鍛季鍊，徒以新奇相誇，尙詩之名存，其義亡矣。問其忠臣孝子，發憤激昂，感時憂國，覩物思人，觸事寓興，一切寫之於詩，可以省風俗而知厚薄，察政教而明得失者，既無徇路之采，又無比律之官，甚者以片言隻字真人於罪，使有志者箝口結舌，不敢措辭。遂至風俗偷薄，士氣委靡，言路否塞，諂諛成風，詩之與俗至是而交喪矣。昔薛收問於王通曰：「今之民胡無詩？」曰：「詩，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又曰：「諸侯不貢詩，天子不采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嗚呼！斯則久矣，詩可以不讀乎？通知民無詩，歸罪於職詩者不知，反求其風俗，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為國者明教以正俗，設官以采詩，兩者并行而不相悖，庶幾敢言之氣振，而觀民之道盡矣。」

嗚呼！孰知詩之存亡係言路之通塞歟？

陸九淵象山集卷一七《與沈宰》 《國風》、《雅》、《頌》，固已本於道。風之變也，亦皆發乎情，止乎禮義。此所以與後世異。若乃後世之詩，則亦有當代之英，氣稟識趣，不同凡流。故其模寫物態，陶冶情性，或清或壯，或婉或嚴，品類不一，而皆條然各成一家，不可與衆作渾亂。字句、音節之間，皆有律呂，皆詩家所以自異者。曾子固文章如此，而見謂不能詩。其人品高者，又借義理以自勝，此不能不與古異。今若但以古詩爲師，一意於道，則後之作者，又當左次矣。何時合併以究此理？

程泌《洛水集》卷八《鄱陽董仲光詩集序》 詩與樂皆所以宣天地之和者也，是故以美頌爲貴，次則風刺焉，次則譏切焉，又次則怨怒焉。降是則風雲顯晦，草木英瘁而已耳，亡補也。與爲亡補也，寧怨怒焉，寧譏切焉。然方之風刺，則劣矣。若夫治世之音，既安且樂，使天下之口皆鳴天地之和，則非詩人所能也，必有任其事者焉。

陸游《渭南文集》卷一四《方德亨詩集序》 詩豈易言哉！才得之天，而氣者我之所自養。有才矣，氣不足以御之，淫於富貴，移於貧賤，得不償失，榮不蓋媿，詩由此出，而欲追古人之逸駕，詎可得哉？

又卷一五《澹齋居士詩序》 蓋人之情，悲憤積於中而無言，始發爲詩。不然，無詩矣。蘇武、李陵、陶潛、謝靈運、杜甫、李白，激於不能自己，故其詩爲百代法。國朝林逋、魏野以布衣死，梅堯臣、石延年棄不用，蘇舜卿、黃庭堅以廢絀死。近時，江西名家者，例以黨籍禁錮，乃有才名，蓋詩之興本如是。

又《曾參父詩集序》 古之說詩曰言志。夫得志而形於言，如皋陶、周公、召公、吉甫，固所謂志也。若遭變遇讒，流離困悴，自道其不得志，是亦志也。然感激悲傷，憂時閔己，託情寓物，使人讀之，至於太息流涕，固難矣。至於安時處順，超然事外，不矜不挫，不誣不懟，發爲文辭，沖澹簡遠，讀之者遺聲利，冥得喪，如見東郭順子，悠然意消，豈不又難哉？

《曾豐《綠野集》卷三《贈豫章來子儀言詩》 詩源始自葛天氏，三人投足歌牛尾。萬象包羅八曲間，《國風》、《雅》、《頌》其流爾。八曲不幸世不傳，傳世僅餘三百篇。

又卷一四《詩論》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

敝。《略》詩三百大率爲不勝其敝者作也。於詩焉觀，蓋有所謂貴之、閔之、哀之、刺之、戒之、思之、疾之、憂之、規之、誨之、傷之之辭者，韓子所謂物不得其平而鳴者是也，故其辭激。夫其詞之所以激者，起於其俗之激也。至於所謂美之、頌之、樂之、嘉之之辭者，莊子所謂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者是也，故其辭稍舒。夫所謂舒辭者不過如斯而已矣，激辭如彼其多也。

又卷一八《高元之變騷後序》 余聞詩生於聲，聲生於氣。天地與氣爲聚散，則詩與天地爲始終，蓋其理然也。孔子所取者，雅頌風而已，不及於騷，時則騷未作也。而雅不及於上古何也？上古之詩，言大道者多未純乎雅也。雅變爲風，風變爲騷，極矣。下此則樂而淫，哀而傷，怨誹而亂，去雅遠而難返，不足以爲常道矣。故詩之原止於雅，其流止於騷。

又《白石叢稿序》 詩生於聲，聲生於氣。氣渾而夷，雅聲出焉，牛尾之歌是也。氣薰而洽，頌聲出焉，「卿雲」之歌是也。氣肅而沉，風聲出焉，「麥秀」之歌是也。古詩有雅、頌、風，而雅、頌、風之名未立，其體未成也。一經孔子刪焉，朝廷之詩謂之「雅」，郊廟之詩謂之「頌」，鄉黨之詩謂之「風」，名於是始立。雅、頌多用賦，風多用比興，體於是始成。

楊萬里《誠齋集》卷六七《答建康府大軍庫監門徐達書》 大氏詩之作也，興上也，賦次也，賡和不得已也。我初無意於作是詩，而是物是事適然觸乎我，我之意亦適然感乎是物是事。觸先焉，感隨焉，而是詩出焉，我何與哉，天也。斯之謂興。或屬意一花，或分題一草，指某物課一詠，立某題徵一篇，是己，非天也，然猶專乎我也，斯之謂賦。

又卷七八《陳晞顏詩集序》 詩家者流嘗曰：「詩能窮人。」或曰：「詩亦能達人。」或曰：「窮達不足計，顧吾樂於此則爲之爾。且夫疚於窮者其詩折，愴於達者其詩銜。折則不充，銜則不幽，是固非詩矣。至俟夫樂而後有詩，則不樂之後，未樂之初，遂無詩耶？」

汪莘《方壺存稿》卷一《諸家詩說》 世謂詩人能爲詩，詩人果能爲詩乎？蓋大虛間皆詩也，詩人所見無非詩。凡天地、日星、雲月、風霆、煙雨之變化，山川、草木、蟲魚、神鬼、生人、萬物之狀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倫，皇帝、王霸、道德、風俗之殊，治亂、盛衰之變，賢人、君子、貴賤、得失、否泰、消息之機，與夫義文洙泗之傳，避秦隱商之志，

瞿曇黃老之道，是皆詩之散在大虛者。而人各以其所得詠歌之爲詩，於是詩之散乎大虛者聚見於詩人之作，則詩雖人爲之，而非人能自爲也，其智能見之，其才能模寫之爾。惟其智能不能見之，其才能不能模寫之，則詩之散在大虛間者邈焉。初不相干，惟其智能見之，其才能模寫之，則詩之生者無窮，詩人之作亦與之生生無窮。世或矜然以詩自矜，與泛然技夫詩者，皆自其所見者小耳。惟博觀詩，然後詩之散者聚，道之偏者全，曩以爲小者，今見其大也。雖然，夫詩有道有權，顏、孟有詩人之道，而伊、周得詩人之權。徒詩不能以用其身，有權而後其詩足以用天下。是故其詞可以觀其才，其才可以觀其道，其道可以觀其時。有其才無其道，君子惜其才，有其道無其時，君子惜其道。喜於得其一，惜於失其二，喜於得其二，樂於得其三。以予之所甚樂，知予之所甚不樂也。故予之觀詩，其事之感乎其中者，爲之喜，爲之悲，而其詞之歌舞乎其中者，其趣皆不勝其自得也。因書其略，以告有志於詩者。

朱熹《朱文公全集》卷三九《答楊宋卿》 烹聞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

又卷七六《詩集傳序》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謂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

呂祖謙《麗澤論說集錄》卷三《門人所記詩說拾遺》 詩者，人之性情而已。必先得詩人之心，然後玩之易入。

王炎《雙溪類稿》卷二五《懶翁詩序》 詩文當論工拙，不當論窮達。達者未必皆工，窮者未必不工也。唐人尚詩，士以能詩，取高科，登達宦者接踵。然王昌齡、孟浩然、孟郊、賈島之徒，其身至窮，而言語之妙有不可揜沒者。文章，天下公器，其品級高下，當定於公論，非私意所能翕張。富貴利達，則其言語常重；貧賤隱約，則其言語常輕，乃區區世俗之論識者，顧安

取此。

趙蕃《淳熙稿》卷四《論詩寄碩父五首》 學詩如學道，先須養其氣。植苗無它術，務在除荒穢。滔滔江漢流，源從濫觴至。要作千里行，無爲半途滯。

袁燾《絜齋集》卷八《序·題魏丞相詩》 古人之作詩，猶天籟之自鳴爾。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直己而發，不知其所以然，又何暇求夫語言之工哉？故聖人斷之曰：「思無邪。」心無邪思，一言一句，自然精粹，此所以垂百世之典型也。魏晉諸賢之作，雖不逮古，猶有春容恬暢之風，而陶靖節爲最。不煩雕琢，理趣深長，非餘子所及。故東坡蘇公言：「淵明不爲詩，寫其胸中之妙爾。」唐人最工于詩，苦心疲神以索之。句愈新巧，去古愈邈。獨杜少陵雄傑宏放，兼有衆美，可謂難能矣。然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子美所自道也。詩本言志，而以驚人爲能，與古異矣。後生承風，薰染積習。甚者，推敲二字，毫釐必計。或其母憂之謂：「是兒欲嘔出心乃已。」鑄磨鍛鍊，至是而極。孰知夫古人之詩，吟咏情性，渾然天成者乎？

吳泳《鶴林集》卷三六《沈宏甫齊瑟錄序》 昔嘗聞善言詩者，謂從神來，氣來，何言之易也。孟子平旦養氣湛如止水，而直而不倨，僅得二雅之正言。屈原中夜存神，周游八極，而傷而不怨，止知《國風》之變體。詩豈可以易言哉，風雅聲息，禮義澤亡，兩漢四百年，獨園客十九首詩近古。

又《東皋唱和集序》 學詩者須是有夙根，有記魄，有吟骨，有遠心，然後陶詠諷誦，即聲成文，脫然穎異於衆。咸無焉，則雖窮日誦五千卷，援筆書數百言，殆如跛羊上山，盲龜入谷，終不能望其至也。

王楙《野客叢書》卷九《研粟齋詩》 僕謂詩固言志，然才人志士，筆端造化，抑揚高下，不可以一律觀。譬之水泉，揚之可以滔天，抑之不過涓涓涓於溝洫間爾，文章亦猶是。

孫應時《燭湖集》卷一〇《胡文卿樵隱詩稿序》 蘇長公曰：「無竹令人俗。」又曰：「士俗不可醫。」余嘗欣然誦之，以爲眞字宙間妙語。噫！無竹者尙爾，況於不能詩者其俗且奈何哉！古今詩人，其學未必皆合於道，其言未必皆當於用，要其風流意度，定自不俗。如幽蔚之芳，野鶴之潔，使人一見輒洒然意消。故夫詩人多窮，無他，以其不俗故窮。向令用意研索，爲猗頓白圭之術，量其胸次，已有萬斛塵土，而暇及詩乎？

陳元晉《漁墅類稿·跋吳士剛詩》 遺物絕俗者，其辭誕；憤世嫉邪者，